

HEI YING BAI MA HEI YING BAI M

● 刘健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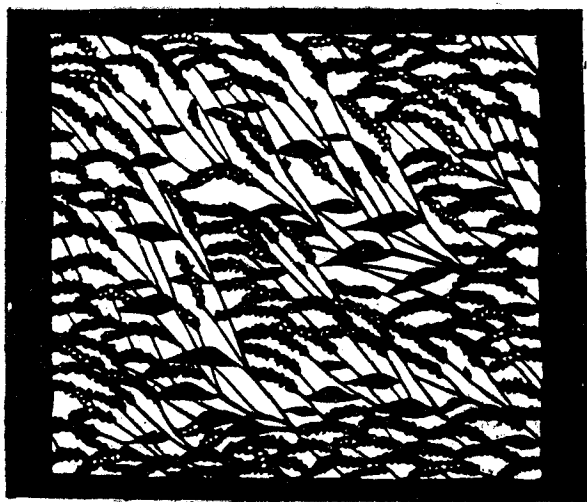
黑鹰白马



HEI YING BAI MA

黑 鷹 白 馬

刘健安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黑 鹰 白 马

刘健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3插页 268千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 7-5059-1128-7 / I·814 定价：7.00元



作者像

作者小传

刘健安，共和国同龄人，生于洞庭湖滨的靖港镇的小邮局里。在南岭山脉底下的“湘南第一墟”——塘村墟，度过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后返回洞庭湖区插队落户。当了几年农民之后又去湘西修铁路，长沙修湘江大桥，后又进长沙红旗织布厂当学徒，共干了六年的染色工。一九七七年有幸考入湖南师大中文系，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分到湖南电视台。现为二级编剧。

一九七一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发表中篇小说九部，电视剧九部，电影三部，同时也创作短篇，散文，报告文学，其中中篇小说《珍珠湖》获全国首届青年文学创作奖，短篇《洞庭纤夫》获湖南省首届文学奖。电视剧《乌金的儿子》获全国首届“乌金奖”，电视剧《艰难的采访》获中南五省第二届“金帆奖”一等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湖南电视艺术家协会秘书长

湖南省文联委员

湖南省政协委员

.....

对那并非遥远的过去，

安居乐业的人啊，你是否知道？

功成名遂的人啊，你是否记得？

在天的英灵啊，你是否能安息？

——摘自无名氏《新天问》

目 录

上 篇 黑鹰篇

第 一 章	“杀人犯”	(1)
第 二 章	死监拜“师”	(24)
第 三 章	黑鹰情报站	(40)
第 四 章	擅自行动	(63)
第 五 章	斩龙道	(86)
第 六 章	阿芙蓉寨	(111)
第 七 章	逃跑	(138)
第 八 章	困顿木坡	(157)
第 九 章	风雪妹魔山	(184)
第 十 章	刀下留人	(217)

目 录

下 篇 白马篇

第十一章	骑白马的扎西桑	(232)
第十二章	黑帐篷	(259)
第十三章	负荆请罪	(283)
第十四章	末日同“空中客人”一块到来	(300)
第十五章	痛失战友	(330)
第十六章	多情的土妇	(350)
第十七章	外甥女推荐的生意人	(368)
末 章	并非画蛇添足	(406)
后 记		(412)

有人问我，什么叫悲剧？我无从回答。
因为简单的答案已不能解释我下面要讲述
的那些人的故事。

.....

黑 鹰 篇

第一章 “杀人犯”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这天凌晨，正在睡梦中的楚灵，突然打了个寒战，惊醒了。他习惯地忙抬腕看看那块方形镀金夜光“劳力斯”表，四时三十三分。一边抓起枕边的枪。

此时他住在川西平原那个叫天回镇的“仁记”旅店里。这是一个漂亮寡妇开的店。今日住客不多，也许只有他一个人。

天还早，窗外黑漆漆的。正是“有钱难买天光觉”的美妙时刻。而他刚刚也确实正在做着形形色色有趣的怪梦：一会儿梦见自己一手端只讨饭碗，一手拿根打狗棍，大摇大摆地闯进达官贵人那富丽堂皇的官邸别墅里，一会儿又梦见自己神气地驾着美国“别克”军用吉普车，一连闯过几道戒备森严的道卡，擒住了肥头大脸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然而楚灵做的梦，却几乎全是他日有所为的事。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的侦察参谋，被列为头号侦察能手，又由于他平素化装侦察好穿青色衣衫，又被人送个雅号“黑鹰”。

楚灵正值“前三十睡不着”的青春期，今年才满二十六岁，但不管睡得多么深沉，只要周围出现稍许异样动静，他也能刹那间睁眼醒来，并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他睡觉的眼姿也非常古怪，老是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仿佛时刻眯细着眼，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据说他的这种睡觉姿态不只一次有效地保护他逃脱了敌手的突然袭击。于是，有人传说他像二郎神一样长了三只眼睛，白天黑夜都能一样警惕地关注着世界。当然他不可能长有三只眼睛，只不过感觉特别敏感，或用现代的话来说，也许具有特异功能。

刚刚在睡梦中，他又感觉到有异样，他抓住那支时刻拉开保险的“可尔特”手枪（这种型号的手枪比“勃朗宁”手枪大，比驳壳枪小，但性能远胜过它们），屏住声息静听了一会儿，黎明前的夜静悄悄的，旅店里也没有赶早路的客人忙碌的动静。

也许刚才是一种错觉，楚灵复又躺好，但睁着眼不能入

眠了。因为他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保卫部的侦察参谋，此次来到天回镇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一个多月之前，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原四川省和西康省的国民党的一些头头脑脑联袂在距成都百多里外的彭县宣布和平起义后，川西平原的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原企图以成都作为一个苟延残喘之地的蒋介石匆匆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最后也是永远离开了中国大陆，逃往了台湾；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在贺龙司令员率领下胜利进入成都。之前虽然在成都外围进行了成都战役，但毕竟未进行长期激战，成都这个“天府之国”的古老都市，社情依然相当复杂。古老的青石板大街上虽然见不着耀武扬威的戴青天白日徽章大盖帽的国民党军了，见不着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宪兵队了，见不着“飞机”流氓、“流龙”、“滥眼”等地痞明火执仗地敲诈勒索了，但社会大扫除尚未来得及进行，嫖客照样在春楼妓院荒淫无度，花天酒地，烟鬼照样在大烟馆里吞云吐雾，潜伏敌特们依然在藏污纳垢之地制造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他们不断重复那句老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从心理上极大地骚乱惊魂未定的市民。而实际上人们也不能不担心那由国民党西南军政副长官胡宗南亲自坐镇距成都仅几百里外的西昌所指挥的号称十万国民党军哪天又卷土重来？那由蒋介石亲自部署并举办的“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几千名散布川西各地的骨干分子何日又由地下转为公开？更甚的是人们尚不知蒋介石临逃离成都之前布置的成都大爆炸何时点燃导火索？而那几十万虽已摘下青天白日帽

徽，换上红纸剪做的红五星的国民党起义军是否又会突然“反水”？……等等这些，构成成都和平起义之后比其它地区更为复杂的局面，也构成比任何地区更令人不安的隐患。

而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进军西南和西藏，兵力不足以保卫整个川西平原，怎样才能将有限的兵力准确地去打击潜伏敌特制造的潜在危机，川西军区的最高首脑只有在准确弄到敌特情报上下功夫了，于是军区保卫部组织了一些短小精悍的小分队分布各地设立情报站。而作为保卫部第一号侦察能手的楚灵自然就派到离成都市不到二十里的天回镇来了。

即使从十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上看，天回镇也是个极不起眼的小镇。尤其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小镇更是冷落清寥，又逢初春雨季，那被多少独轮鸡公车轮碾出了道道深槽的石板路，更加泥泞邈邈了，镇民们无法打扫街道，也不愿打扫，这里的人们似乎更为知道时局的险恶，担心哪天又会枪炮激起，流血横尸。

那么，保卫部为何又将头号侦察能手派到这个不起眼的小镇来呢？那就要从这个小镇的来历说起了。

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在川西坝子上之所以颇有名气，与小镇西北头人口处竖着的那块风化剥落的御刻“天回”石碑分不开的，传说当年唐明皇李隆基为避安史之乱，仓皇出逃入蜀到达这个地方时，忽闻叛乱已被平定，立即“天旋地转回龙驭”，于是这个地方得名为“天回”。这个小镇虽无兵家必争之险要处，可自古以来就是蜀地通京城的那条官道必经之地，也是川西南同西北各省进行贸易的商旅之道，当时蜀地通往

外地的唯一公路——川陕公路就从它的街后绕过。尽管这里如同川西各市镇一样，有着袍哥码头，浑人，歪人，但这里的袍哥头儿自诩为“清水码头”，他们采取保护商贾政策，贸易自由，不管做“黄货”（黄金）、“白货”（银子）、“黑货”（鸦片），还是男盗女娼，只要不触犯本码头利益，他们全睁只眼闭只眼，同时，他们也不理睬蒋介石推行的“禁烟”运动或是“新生活”运动，依然为那些烟鬼，嫖客，走私贩子提供有着上好烟土的大烟馆，有着漂亮可人妓女的春楼台基，自然也少不了曾在旧皇城炒得一手好宫廷菜的大师傅在饭馆酒楼大显身手。随着天南海北各方生意人的进进出出，这里每天自然产生和传播各种各样稀奇古怪，耸人听闻的消息。据说成都市一些黄色小报还派人专驻此地收集社会新闻，开辟什么“天回之窗”的专栏……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回情报站，不但要将每日收集到各种消息过滤筛选出最有价值的情报之外，而且还负责回收部署西边邛县、灌县，以及茂汶地区，北区新都，广元，东边彭县、涪陵一带情报点的工作。

这时的天回镇虽然也说是解放了，但它尚未建立人民政府，依然处在袍哥势力控制下，依然还是鱼龙混杂的世界。于是，善于化装侦察的楚灵戴顶瓜皮帽，穿着长衫，再套一件青绒坎肩，腰系一管翡翠玉嘴烟袋，带一个通讯员当随从，再在漂亮寡妇开的“仁记”旅店包下一个上等客房住下，这样便俨然像一个风流倜傥的跑“黑货”生意的少老板了……

此时楚灵睡不着，一方面想起几天来还没有捞到什么很有价值的情报而烦恼，同时更为通讯员李五娃到郫县花园场情报点收情报，至今未赶回来，而担忧……

“吱呀，吱呀，”忽然传来轻轻的上楼脚步声，“仁记”旅店是有些年头的老牌号，楼板一踏上去就会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住在楼上上官房的楚灵早就注意将踏踩旧楼板发出的这种声响当作第一警报了。

半夜三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莫看白天各方商贾笑笑吟吟，和气生财，但骨子里天知道谁是朋友？谁又是凶狠的敌手呢？

楚灵又警惕地握紧“可尔特”，留意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脚步声在楚灵睡房停住，“笃笃”，轻轻敲响了门。

是谁？到底是谁？楚灵紧张地转动念头。装做熟睡未醒。

“笃笃”门又叩响，急促，略重。

楚灵这才似从梦中猛然惊醒地：“哪一个？”

“我……老板娘……”门缝里传来老板娘轻轻而急切的声音。

楚灵立时傻眼了。虽然他白天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态，而且有人揶揄他这英俊潇洒的少老板，之所以包住“仁记”旅店的房子，就是想打漂亮寡妇的主意，他也不否认地哈哈一笑。实际上，他住这个店也确有目的。“仁记”旅馆在天回镇不算太大，但名号响亮，原老板曾是天回镇袍哥“仁”字码头的舵把子郭大爷，长相丑陋肥胖，外号“郭猪头”。“郭猪

头”会武功，好交朋友。去年夏天为给兄弟伙争面子，到十里之外的龙潭寺“德”字码头去比武，在擂台上他凶狠有力的拳脚连胜“德”字码头的龙头大爷，红旗五爷，但回转路上却遭黑枪，一命呜呼。虽然为此又酿成更大的流血仇斗，然而“郭猪头”的仁义豪杰名气却已叫响，人们也就认为住在“仁记”旅馆有安全感。接任郭老板的是他那姿色过人，年轻能干的婆娘。鹅蛋脸，白嫩嫩的皮肤像水豆腐一样水灵，两只丹凤眼充满媚人的魅力，虽是小镇老板娘，却有着大都市少奶奶的风度，走起路来挺挺的，尚未哺过娃儿的胸脯越发挺耸饱满，格外引人注目。打从漂亮寡妇接下郭猪头的这份遗业之后，“仁记”旅店的住店客人常常爆满，自然也少不了有打她主意的风流客商。不过漂亮寡妇还算正派，虽然也与人丢个把媚眼，但从不允许人家抬手动脚，有次一个山里的“黑货”客商借酒撒疯，趁她走过摸了一下她的胸脯，被她一个飞脚踢了丈把远。据说原本桀骜不驯，惯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郭猪头”，在她面前服服帖帖，除她姿色过人等等因素之外，还因为她娘家是个大字号袍哥码头的体面人物，而她本人也懂得几路什么“峨眉拳”的真功夫。尽管如此，“仁记”旅店南来北往客人依然络绎不绝。楚灵就是因为这是天回镇一个重要的信息集散地，想从中捞取更快更好的情报，才包住了一间上等客房。但他住在这里究竟有什么目的，若干年后，有人又旧话重提，说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为此还挂了“大流氓”的黑牌，尝了“喷气式飞机”的滋味……。

听到是老板娘来敲门，楚灵初惊怔，但立时又由惊变成

了羞，甚至还有点发烧。尽管他年已二十五还是个不谙情场之事的童男，但老板娘这几天老是将那媚人的丹凤眼朝他睨来睨去，不免睨得他心里直乱跳。

“快，快开门！”老板娘急不耐地又催促起来。

“有啥子事呀！”楚灵竭力镇静自己。

“要紧事哟！”老板娘话语仍急促。

楚灵略思一下，这才坐起身摸黑穿好衣服，将“可尔特”掖藏在腰间，然后点燃那盏美孚洋油罩子灯，慢慢走到门边，轻轻拉开门栓。老板娘不等他请便急不可待似地挤了进来。灯光下，老板娘也似匆匆从床上爬起来，鬓发散乱，脸蛋如少女似地红扑扑的，棉袄披着，里面穿的白衬褂子还没扣好，露出半截丰腴雪白的嫩肉，散发着淡淡的甜甜的醉人气息。

“到底出了啥子事？”楚灵不禁连连退后几步，惊异，窘迫，而又警惕地瞪着颇为撩人的老板娘，仿佛害怕她会像饿狼似地扑过来。

“你的伙计遭枪了！”老板娘那好看的眼里充满惊骇。

“是吗？”楚灵一震。

“真、真的，他，他快，快要死了！”老板娘急得有些结巴了。

“你怎么知道？”楚灵将信将疑。

“跟我来！”老板娘探头看看外面，不由楚灵再犹豫，拉了他一把。

楚灵的手触到那烫滚滚的手，又一哆嗦，迟疑一下，还是跟着出门了。

外面仍是黑漆漆，静悄悄。老板娘脚步轻轻走在前，楚灵蹑手蹑脚跟在后，那情形仿佛一对害怕人捉奸的男女，在悄悄偷情一样，事隔多年之后，楚灵回想这情景，还自个摇头苦笑不已。认真回想起来，悲剧的种子也许就从此时开始种下了吧。

他们轻轻下了楼，楚灵正欲朝大门走去，老板娘又一把拉住他，示意往右边走。眼里还闪过捉摸不透的一丝笑。楚灵真有点懵了，到底要去哪里呀？右边不正是老板娘的卧房吗？

“快走呀！”老板娘拉拉没扣好的内衣，稍稍遮遮裸露的那部分，但这动作却更具刺激性的撩拨味道。

楚灵真想住脚不动了。但老板娘又道：“你还想不想救人？”于是楚灵又鼓起勇气跟着老板娘走向她的卧房。

一跨进老板娘卧房门，楚灵更惊疑了，屋里并无通讯员李五娃的身影，却有个头缠黑头帕的小老头幽灵似地立在闪闪忽忽的小油灯旁。楚灵认出他是镇边守土地庙的跛脚老头。他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

“吴，吴老板，你，你的伙计遭，遭黑抢了！”

不等楚灵提出疑问，老头已结结巴巴地先开口了。

“在哪里？”楚灵看清他身上有血迹，不由得不再相信了，急切地问。

老板娘走到放油灯的桌前，移开桌子，掀起地上一块板子，露出一个暗洞。这又是怎么回事？老板娘仿佛看出楚灵又有疑惑，突然轻蔑一撇嘴，抓起桌上灯，说声：“从这里出去看看你的小伙计！”她自个走在前头，下了暗洞。跛老头也跟着下去了。楚灵知道川西坝子上一些有钱的人家一般都有